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四

宋 葛勝仲 撰

啓

謝試宏詞及三經義入等啓

享弊帚以千金誠垂自見取鈇刀於一割大疎衆聞感
藏情塗媿溢眉宇竊以唐室致詳於取士詞科尤盛於
得人陸贄以建議而濟興元之功李絳以忠謨而輔元
和之治杜遵素削權於諸鎮裴中立服叛於兩河魏絳

勲庸輝映簡牘乃若夢得夸毗於顯仕宗元附麗於要
臣科選雖優操行何取先帝懋廉能之衆詔書復詞藻
之科文治蝟興卿材輩出大明繼照衆畷鼎來推擇至
公勸獎尤厚自非文列班揚之伯仲六籍探竒學通游
夏之淵源三冬擅富服匿識單于之器實沉窮大夏之
神則何以上副旁求允膺妙簡如某者會粹小伎褊穢
頑姿風流莫筮於淹中恢博顧慙於稷下未識晏楹之
竒字迥殊汲冢之多聞糟粕習傳豈免輪人之議蟲魚

綴緝坐貽僉父之譏迫就養於親庭勉爭雄於場籍懷
鈞學省每玷上游充賦王畿屢塵第等茂恩解褐榮路
影纓讀書未逮於五千補掾聊同於百六棲棲奧泚踣
踣喧囂平亭日困於丹書商榷復踈於黃卷聊吟招隱
屢作抵疑耻為南郭之吹竽每望西山而拄頰靜言計
議勉自激昂汨沒而抗塵則殆昧乘時進修而應令則
未為枉已文戰更思於借一疲兵自賈於當千髦士雲
翔貴游波委敏捷爭先於倚馬華菁各擅於彫龍豈期

晚生首玷清舉矧是三經之選亦收一日之長丹桂騰
芳已冒魯山之一第青錢中選敢圖陽嶠之入科揣分
無堪歸恩有自此蓋伏遇某官丕揚賢業光輔聖時務
長育於人材不遺忘於微賤黍力吹于寒谷芑過采於
中鄉遂致瑣材獲階寸進駿稱千里由吳坂之提擢珍
擅二都本華陰之拂拭某敢不退量僥冒更務就將不
專事於辭華益博修於器業黃香學淺方求未見之書
任昉恩深行獻感知之賦

兗州教授謝到任啓

橫經之選猥及愚矇負策之流衆為指議偃俛就職凌
兢戴恩惟熙寧元聖之嗣興起建鄴真儒而光輔闕邪
說於去聖悠遠之後昭微言於舉世黯闇之中博延師
座於東州樂育儒生於北面喬野之俗寔成文雅記誦
之習變為討論矧茲洙泗之濱上直奎婁之次泮宮芹
藻多可薦之英才闕里弦歌有相承之聖化廣德心者
尚餘多士立公門者何止一人宜得名流出領教法而

某蘭陵族冷勾漏緒微性滯少通學僻自信鵬翼九萬
雖妄意於遠圖鷄跖數千每自慙於淺植侵尋仕路乾
沒名場玷一第於儀曹粗承家學擢兩科於政府濫廁
英遊夤緣君相之恩冒昧師儒之選術非博習貴異大
知自愧拙艱之有餘猶喜數學之相長鄭生東矣無著
錄之門人有子避之多獻嘲之弟子尚祈善貸得至終
更

與提學殿院啓

人材至難能長育則下皆樂矣治具有要善藩飾則人
必親之蓋敦龐忠厚之俗待崇養然後寢興雖溫良粹
美之材非作成亦將胥竭逖觀周室大闢經轡謂就賢
體遠未足化民故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道德之妙則崇
之以四術四教技能之末則示之以六藝六儀弊獄訟
者於此而獻囚恢武功者反歸而告讖閭胥州長誰非
勸率之人家塾黨庠茲謂絃歌之地自俊士而升造士
由小成而至大成故賢能之書獻于鄉大夫成均之法

掌以大司樂曰鱣曰捷小則為偷墮之懲或寄或移大則
示竒衰之耻文風郁郁功化巍巍車書由是大同風俗
於焉丕變古治既遠儒林益衰蔽小智之自私膠大惑
之易枉放言自若詖行無慙學非根道而詭詭各有所
宗辭不傳經而譏譏自以為是豈昔人曠絕而難繼蓋
後世教養之無方漢有隆師之意而不能正躋駁於專
門唐有訓儒之名而不能救奔趨於覓舉雖執經者有
期門羽林之士而來學者或且渠伊秩之首徒為美觀

何闕王化俗久安於鹵莽運始底於亨嘉當熙寧元聖
之勃興惟建鄴真儒而光輔革千載循沿之弊作一時
新美之材惡彫蟲害道而罷絀於辭章病邪說誣民而
頒行於義訓列經以五分舍惟三遐不作人紹王公之
伊濯肆于時夏烝髦士以攸宜然書考之法方試於賢
闕賓興之令未行於鄉吏蓋欲徐徐而善俗庶幾寢寢
以移風道之將行勢若有待洪惟上聖嗣撫下民適求
厥寧仰繼承於先志不遐有佐期廣育於英才首詔國

南肇營郊學東窮出日西決流沙南連嶺嶠之邦北極
幽都之遠地雖僻陋人不鄙夷大開精舍而堂序翬飛
衆建經師而人材麇至日講月試時考歲升廩食之厚
則綴費於戶部右曹勸率之優則第名於儀曹南院新
書始下宿學交趨尚虞崇養之云初或致奉行之不稱
矧惟劇道尤藉通材因煩部刺史之尊兼綜外諸侯之
學恭惟某官心源昭徹氣宇粹純智識深湛則古之謀
人操尚高明則今之君子爰從書局峻陟憲臺凜然白

簡之威名高掩青箱之前譽自下廟上以公滅私暫勞
疏附之賢屈領將明之寄自典司於教法益簡注於淵
衷久隆崑石之瞻即有鋒車之召

賀鄆帥岑待制啓

膺承明命釐保大邦政任舊人聯九閣而蒙福戎有良
翰合一道以歸仁恭惟某官命世望隆覺民任重言無
枝葉夙獻替於朝綱學有淵源克贊禋禘於國論正容悟
物直道事人回翔中外而將明敷納皆其所長出入險

夷而敦朴靖共未嘗少撓階緣初政識擢從班龍已升
雲蛇輔果聞於得所魚方縱壑鴻毛更迅於乘風諒惟
舊學之甘盤即正具瞻於師尹伏念某愚無敏識拙謝
清塗粗堅嗜學之心獲預擁經之選道山清切誰啓發
於篇章泮水敞閒免沉迷於簿領繫官有守望履無階

賀充守祝刑部啓

奉詔十行分符千里凡依庇賴共集歡欣竊以未喪斯
文洙泗有聖人之化大啓爾宇龜蒙為叔父之封矧在

祥符嘗迂清蹕落成琳館光昭受祖之休登祀岱宗誕
啓格天之業在今尤為雄鎮擇守必付重人恭惟某官
雅望濟時孤忠許國遇事奮敢為之氣祥刑推欽卹之
仁凜凜清規夙著破邪之論優優美化久傳樂職之詩
爰從潞子之邦改泄魯侯之國吏民慕德日期抗隼之
束僚屬欽風預喜左魚之出伏念某謬悠單見委瑣凡
材由仁義行期數學半鳳凰翔千仞分隔華途鷦鷯巢
一枝自安拙宦側聞命牧竊喜事賢倒屣以迎固非敢

冀斂版而進庶或有期

與運使啓四首

督司行部懋觀攬轡之嚴履幕趨風甫遂披雲之願猥
蒙折節稍賜俛眉曹事罔功一皆寬貸學徒艱食上軫
哀矜仰玷照臨之私實踰分願之素凝嚴在候庶按少
勞懋惟福履之腕來護寢興之適恭惟某官清識難尚
大雅不羣智畧湊上前言語妙天下美由世濟位以才
升輟省戶之名郎領計臺之膚使貯儲邦用陳陳相因

薦拔時才武武不絕屬部望風而鄉往墨官投劾以去
歸豈伊經濟之賢久屈將明之寄行選於衆詳延弼后
之忠使暨乃僚丕顯佐王之業

澄清劇部久聞公子之名臨按陋邦始識荊州之面屈
使華之貴重訪胄席之敞閒精廬頽廢而興考室之謀
廩食穀薄而動傾困之意捫心無報鏤骨有銘恭惟某
官道直以方性剛而塞儒雅足以飾吏文章足以瑞朝
端遇聖知肅將王命同何武之行部先即學官笑朱博

之顯名不喜儒吏傳聞四遠慕仰一詞至於校歲計於
低昂豐匱之間鑒人倫於廉墨智瘵之際顧雖餘事綽
有成功出裕邦儲已富陳陳之積入陪國論即諧赫赫
之瞻

外臺居部久欽握節之威黷舍繫官未遂披雲之便辱
在輝庇尤切震惶恭惟某官人品高華天資彊濟問學
該富而守之以約材猷挺拔而持之以謙輸忠自結于
主知抗議力排於邦論陳寔未用公卿媿於先登左雄

所言臺閣以為故事宜居端右協贊經綸然利器惟盤
根而後知况良馬於平路無以別暫煩智畧出總賦輿
咄嗟談笑而仰給遽充移徙懋遷而調發俄集已裕九
年之計即膺三節之趨

仰高希驥久約結於情塗入隩登龍未披瞻於神宇澄
清使指託付吏師幸茲庇存施及冗末恭惟某官識資
國是材助邦臧富學識則該綜乎九流一百三家擅政
譽則并包乎四善二十七最暫違鄉月出領使星傾殫

心計之勞補葺利源之入輓粟幹貨居之便流錢知輕
重之平官最升聞主知彌厚視歷案上行分優渥之恩
覆名甌中佇見登庸之兆

謝邨教授啓

摘華試席命教泮宮識拔方初升騰豈晚恭惟某官材
推秀穎學洞本源傑句凌雲遠過杜陵之三賦罪辭折
角何止韋賢之一經果拔第於明庭復中科於省戶敢
圖駕見更抵袖書用重要輕弗悟眷存之重以多問寡

徒欽謙挹之先

謝宮使保和啓

分符南土微績効之登聞序職西清荷寵光之狎至辭
不獲命媿無以容伏念某才不適時學未聞道慙不能
以燭古今之理拙不足以周事物之機技斷斷以無他
但知平進老冉冉其將至實負初心分甘棄日於簿書
敢期寓直於謨訓此蓋伏遇某官明恢公聽仁務曲成
致茲坏蟄之幽亦預陽春之澤誓當黽俛上報恩勤

謝除館職啓

芝檢誕頒猥倚褒遷之寵蘭臺入直獲從英雋之遊退
揣冥頑仰慙推擇竊以登延冊府號第一官紬繹秘文
非具員吏歷觀前日率付可人為名流待用之途亦華
姓起家之選故凡青錢學士不媿赤衣諸賢或由少訖
老而手不置書或自甲至丁而卷能談事或聚七千帙
而考練或課五十紙而校求銜瓌竒者旬日而了祕閣
奧篇自標置者三年而隔同舍共語圖形東觀蔚為經

術之宗奏賦南郊煥若辭華之美以岑文本之材而始
願止此如張伯緒之望而固求不遷矧昭代之恢儒幸
聖皇之崇學顯帝堯文章而飾萬物體周王壽考而烝
衆材槐市交興蓬山尤重肇新寶宇申揭雲章老人出
授於神書童子不憂於朋字荀錄虞志擁籤帶之紛紜
任筆沈詩萃紳綏而商畧間猶訛謬特重校讐言豕渡
河者三實資是正書馬并尾而五更在研窮豈容素殮
以累清議伏念某人門具下年位並輕雖問學勉企於

前修而聲望不高於時輩規規求志踽踽固窮偶屢竊
於詞科因數移於宦牒主青衿之學校久因齏鹽對黃
卷之聖賢益勤鈛槩俄嬰艱棘深自屏藏推傷甫逮於
喪除收召俾承於官乏預清臺之較厯佐戚邸之司宗
坐縻餼糧毫無功闕何言此假稍躡稠人秋萑簡編覺
芸香之消蠹夜窺墳籍驚藜杖之分光顧惟久衰多難
之姿豈圖偶得儻來之幸此蓋伏遇某官朝廷元老學
者宗師以獻可替否贊時雍以激濁揚清昭人望顯致

掄材之助仰禪序爵之公謂牛鼎烹雞用器固難於適
稱然蟻封試馬歷久始見於非常當求未見之書更輔
多聞之友措諸事業庶能酬覆載之仁作為文詞或可
頌泰平之盛

謝監職薦縣令應詔啓

按譜治民曾微政績飛章薦士誤沐恩華自驚流落之
餘有此遭逢之幸伏念某所學甚陋其愚不移寧甘三
紕之窮羞為兩墮之計量材揣分固宜奔趨州縣之塵

勞論事獻謀豈足陪輔朝廷之末議故從貶斥但自省
循惟海寧夙號喧囂在江表獨稱繁劇處公綽於薛邑
時謂非優責虞詡於朝歌人皆相弔念受祿固難擇事
而抵罪不可逃刑徒知夙夜在公不覺日月逾邁俗粗
安其朴拙歲適會於豐穰民無推不去之謠士有念相
聞之喜敢期過聽特借重言豈惟榮耀於觀瞻實亦激
昂於衰懦束帶而輕五斗較德甚慙失船而得一壺戴
恩惟倍此蓋伏遇某官位部刺史名世偉人以收卹淹

滯為斂材之謀以拔舉公忠為報國之實取同為驗宜
後而先迺如冗末之流亦在獎知之數益當黽勉冀追
謹訶雖絕望於亨嘉庶不孤於眷遇

賀中書舍人啓

疏恩黼座進職綸闈除目四傳輿情交喜竊以充朝廷
文章之任固為儒者之至榮代天子謨訓之言尤極士
林之高選非緣素望曷稱明揚恭惟某官忠結上知材
膺世用詞華溫麗追還三代之餘問學粹純洞達六經

之輟東膠之胄席領西掖之命書兼侍講帷仍分省
事掌中抽草已光侍從之聯腹上生松行聽弼丞之命

賀耿左丞啓

光被宸輝進陪國論人惟求舊允資攀附之賢政貴有
常行迪泰和之治華夏咸喜天人同符恭惟某官氣稟
天和時推人傑備忠孝之令德兼文武之全才智謀天
下之著龜文藻人中之星斗久負經綸之蘊荐膺清切
之除方睿神淵默以居潛賴者明始終之庀職朱邱著

講論之益青宮徧調護之官建九五之時升擢二八以
自輔俾司樞筦實本兵權屬強敵之長驅擁全師而深
入人心恟懼神器震搖建茲多壘之還盡出萬全之策
料敵制勝有嘉右府之樞機經體贊元遂進中臺之綱
轄惟茲舊學光輔初元諒辰告於遠猷以日下於膏澤
愈峻具瞻之望行膺爰立之求伏念某涉世闊踈謀身
拙直頃濫尸於禮寺亦叨預於宮僚寅緣親依仰窺千
慮幸會獎與實積三年茲聞渙號之頒深激懦衷之慶

四蛇入穴欣已附升雲之龍六鷁退飛無階同賀厦之
燕

上左丞啓

被眷中宸陞榮左轄欽聞誕告允副具瞻竊以經體贊
元實賴翼扶之助繼猷述事方當祗適之時厥基永孚
於休惟后非賢不乂果聞耆傑入副登庸恭惟某官恪
恭粹和莊重明敏學究真儒之蘊文高哲匠之華窺行
己之始終古人是尚考立朝之本末天下共知自光贊

於朝綱益允諧於人望同寅協恭而修政事遠撫長駕
而熙事功民言惟嘉國是以定逮茲時舉蕃有恩言入
告謀猷已見君陳之順后丕視功載行聞姬旦之齊工

答何狀元啓

冠名英俊之躔陞華圖籍之府仲舒之為舉首啟發道
真子政之校中經夙昭人望朝廷得士寰海趨風恭惟
某官學奧離倫材高周用元元本本博窮載籍之傳濟
濟洋洋蚤預賓興之列果緣健筆力取殊科上興見晚

之嗟人以覩先為快名驚學子筆藁至於欲燒文播都城紙價幾於驟貴敢圖謙謝亦附冗僚退揆非材固難當於益美仰窺佳藻亦竊幸於珍藏

回王狀元啓

臚傳上第首冠羣英下明詔於九天恩先桂籍收大名於一日光映儒林凡在見聞孰不慶羨恭惟某官宏材聳壑英氣凌雲卓爾異人時推於間出偉然大器不俟於晚成以妙齡秀發之姿奉高誼講聞之對諸老誰先

於賈傅天子親擢於平津喜黷舍之有人掩名場而得雋
展逸足而華塗方踐升大猷而遠業難量某久共藎
鹽更窺珠玉知洋洋於流水偶贊文衡引皓皓於明星
實由聖鑒擁長牋而肯顧溢陋巷以生光

回第一人董狀元啓

唱第中宸冠名上甲雖事從故典推龍首以居先而恩
出清衆並桂林而擢秀恭惟某官文知體要學有淵源
望久重於鄉閭聲特高於場屋屢泣荊州之璞知者其

誰獨騰豐劔之光終然莫掩邈春官而累上霑皇澤以
兼收有孤黃卷之心耻試紅塵之吏氣不衰於再鼓人
忽驚於一鳴冕旒凝乙夜之觀軒陛首春雷之震對賢
良而舉首遂繼家風起徒步而封侯更看晚節某頃因
乏使忝預攸司設網于河偶值靈龜之入窺斑以管詎
窮文豹之奇方喜得於真才忽過蒙於盛禮云云

荅盛學士啓

占桂籍之上游得蘭臺之舊物士歆稽古之力朝有

得賢之榮恭惟某官學茂大知器非近用處貴游而獨
惇素尚在蚤歲而已擅雋名混舉子以登場中有司之
異等禁庭唱第名復甲於英髦宸筆評文語特嘉於警
拔遂膺溫詔擢校祕文問倚相祈招之詩素欽博古讀
杜牧阿房之賦竊幸知賢敢圖過謙猥形私謝豈特借
重言以華衰品蓋將敦高誼以激媮風

荅鄭學士啓

延登內閣典校中經儒館增輝士流交慶恭惟某官識

探聖域文播賢闕自期國華不甘門調仕而優則學首
登附試之科儒以道得民旋預說經之選談易無疑於
九事著錄何止於千人輟刺舉於南州擢刊讐於東觀
得時則駕方遠步於亨塗飲人以和乃過形於謙謝佳
筆但知藏弄厚意不敢當蒙

賀韓學士啓

被眷楓宸躋華芸省朝慶得人之威士歌稽古之榮竊
以挾冊校文實重圖書之府養材待用是為英雋之躔

允隸職於其間蓋選賢而後授恭惟某官器識俱懋望
實兩高學有淵源博宗九品之奧文無駃駃追還三代
之醇預絕禮於曲臺復讎書於內閣鳳將子而惟九豈
媿前修承渡河而曰三實資鴻筆媿未遑於叙慶顧先
辱於滕緘佩感至深曩藏為好

賀黃學士啓

被眷中宸躋榮內閣儒館慶得人之威士流歆稽古之
榮竊以昭代右文闢三館而聚書籍上皇籲俊差九等

卷四
以寵儒臣中朝方復試選之科冊府必用俊髦之士恭
惟某官豈具負吏實不羈材早以雋名蔚有棟梁之器
中緣鯁議頗妨塗轍之升道既久而日章理亦窮而斯
變登龍尾之道已數近於清光復鴈門之躋諒即躋於
要路

荅武學李博士子奇啓

曳裾見臨削牘為賀翔鳳凰于千仞豈測雄飛享鷄鴈
以九韶徒深眩視恭惟某官器凝方重學造精微收科

若摘頷髭吐論如霏木屑文詞合處曹子建何足道哉
時命鼎來謝安石恐不免耳豈伊右學能滯亨塗敢圖
謙撓猥見標榜過情之譽雖非涼薄之敢當會友之文
當永珍藏以為好

與運使啓二首

將命計臺著攬轡澄清之望尸官講肆有高山景慕之
誠未晉接於顏辭幸依棲於名德恭惟某官性天夙悟
才地素優論器範則當從古人求較詞章則應是我輩

語事每試而皆可政無往而不宜早獻直於霜臺屢對
揚於雲幄忠規直節邦朋震懼以相驚崇論讜言國是
雍容而自定暫枉將明之寄少分憂顧之勤原隰光華
已上聞於功最威顏咫尺行入侍於清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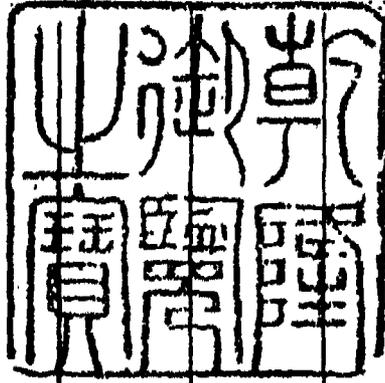
坐曹無補深虞直指之嚴行部載臨獲展上交之禮自
惟冗散方託庇存遽爾睽離已深敷慕恭惟某官聲名
籍甚器範自然軒軒雅操之獨特行行公才之屢試方
在責實循名之際凜然赴功趨事之能省戶司金名特

高於諸彥使臺握節威自懾于屬城從容計相之經營
籠幹縣官之調度行選於衆詳延博碩之賢使復於王
展盡經綸之業

謝江陰曹縣尉襲啓

言旋故鄉方有人琴俱亡之恨敢圖都騎示以金石相
宣之文仰惟學省之後英早挹天墀之右第仕而優則
學不忘探討之勤因不失其親更切規磨之助遠貽華
軸來賁郊廬自慙受粟之支離豈稱畫眉於渾沌徒欲

借此言以增重敢不珍其貺而襲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丹陽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溥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_臣黃鐘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五

宋 葛勝仲 撰

啓

復修撰謝兩府啓

殊廷記掃韋筵跡於耀仙秘殿疏榮或厠名於墨客稍
從救拭曲荷生成伏念某者奮自羈單進蒙簡擢逶迤
持祿深戒鄙夫之事君龍麟狗公安期君子之謀道一
昨超登侍從進長膠庠雖無成德達財之功粗有畏法

道繩之志欽惟寄屬每自激昂杜請託則深拂於人情
多建明則顯違於時論雖學子粗安其樸拙而憚人潛
議於中傷孤根易搖小器先溢青蠅交集白簡厚誣凡
可排根而傾擠無不誕謾而崇飾彼正異放麈之惠固
優為掇蜂之讒上賴照臨止投閒左莠言甚巧類成葉
於三年幽憤莫申將降霜於五月惟神聽之難罔而天
道之好還旋聞邦誣莫逃聖鑒界虎豺而不食禦魑魅
以遠行四門穆清百揆時叙惟茲枉撓屢乞辨明敢期

曠蕩之恩稍加麗正之職此蓋伏遇某官心存體國道
廣濟時惠顧窮人起伊尹納溝之念磨礪治具肩傳說
作礪之誠致脫丹書漸還清貫儻未填於溝壑誓仰報
於陶鎔

汝州到任謝兩府啓

起於宮祠付之民社自顧散儒之陋謬當良吏之求亦
既撫封莫知報德竊以魯山沃壤汝水名邦密拱兩都
新被節旄之渥旁連四輔舊稱屏翰之雄當承流宰牧

之權必赴功膚敏之士而某生姿遲鈍涉世闊踈途如
阮籍之窮性有汲黯之戇學初為己妄期造道以逢原
仕則慕君敢替當官而徇義顧多取於公器復顯忤於
要權致俎豆楚者幾稀而魚肉涉者甚衆駭機一發溢
惡交興惟銳進之邦朋方上搖於國是從而下石易若
吹毛獨賴睿明燭知誣罔雖褫職輦轂之下獨賦祿
湖海之濱方齊得喪於環中而置恩怨於度外以退縮
為安身之計以靜默為進德之階敢覬矜憐稍加收用

此蓋伏遇某官膺天大任佐時有為積累治功若農夫
之望歲銓量人品如匠者之度材表安不忍於錮人傳
說但期於迪后肆令衰懦復與簡求某敢不防患周身
指覆車而自戒牧民涖政憂製錦之或傷

賀趙鎮撫啓

周尊師帥之職實摠全師唐分藩鎮之權旁提支郡於
惟盛旦復舉舊章敷求忠亮之賢付畀土疆之重恭惟
某官材資傑出智畧挺生早被眷於宸廷屢出持於使

節頃當艱險備罄忠嘉諒惟制檢之榮即有齋壇之拜

賀運使劉龍圖啓

祇奉恩輝寵除漕寄几依庇賴交集懽愉恭惟某官學
貫儒流望高時論以盡言不諱而挹魏第以忠懇無隱
而光諫垣躋峻職於西清扈慈闈於南土預元戎之婉
畫曲盡訂謨領將漕之提封更榮申命行聞名節入冠
從班某猥以散材獲居屬郡欽聞光渥第極歸依

賀運使郎中學士啓

祇膺詔旨榮總督司先聲所傳公議咸喜恭惟某官宏
材挺特雅量粹夷學有淵源綽著淹通之譽言無枝葉
裁成體要之文輒自望郎出當膚使諒未聞於煖席已
寵拜於持荷藐自孤蹤獲棲大庇顧章紘之所繫瞻履
幕以末繇日俟按臨稟承約束

與運使啓

仕途太懃合歸湖海之濱朝論兼容尚叨獄市之寄幸
茲昧陋託在庇存恭惟某官敦厚而疎通粹和而端亮

躋榮策府知博貫於丘墳將命計臺復登聞於課最賦
輿不擾金穀如流諒惟注意之深即慶非常之寵某祇
膺宸檢改佩守符惟斷斷之無他寔惓惓而慕義頃棲
大蔭固已荷於包荒今託提封行復欣於承教

賀胡發運啓

祇膺宸檢就陟使權統九路之輸將當列城之刺舉凡
依庇賴交集懼欣恭惟某官忠有古人之風學為王者
之事憲府夙推于忠鯁中臺作振于維綱益隆黼辰之

知外領繡衣之寄逮茲推擇愈著光華調發邦儲暫倚
成于心計超遷內務行亟拜于除書

賀提刑啟

祇膺溫詔出總祥刑凡預庇庥共深欣抃恭惟某官望
高朝論忠簡上知入踐要繁夙預月卿之寵出當憂顧
屢膺星使之權佇聞贊書峻陟華貫某誤紆郡紱適邇
使麾不惟仰託於眷存實幸款承於教警

答秀州知府曾學士啟

祇奉明綸改臨重鎮幸依鄰庇遽辱書辭恭惟某官德
宇粹溫詞華秀拔世濟其美紹器業於相門官修其方
敷教條於郡寄撫對云始結課已優方照冊府之清班
行正禁途之譽命祝頌至切稱述奚殫

賀金陵曾修撰孝蘊啓

吳都重鎮位居藩伯之榮書殿華資職號儒林之貴時
維雋詰仰副眷懷恭惟某官清時羽儀群辟冠冕智仁
勇以兼劭德爵齒之皆尊雖遭時屢歷於險夷而挺志

弗渝於忠蓋入居朝廷則著龜庶事出臨方面則衡尺
衆材表此百城暫倚兵鈴之重間于兩社即登宰路之
華伏念某受知素深去德滋遠中緣艱棘久自屏藏寔
冒甄陞遽罹貶逐黃緣幸會再依庇賴之仁險阻艱難
尤切歸投之素屬官常之有守望履幕以無階

賀王修撰啓

祇奉恩輝榮陞論議有識交慶不謀同辭恭以某官學
探道原望高時論事每試而皆可政無往而不宜頃膺

一札之書出領三城之寄雖藩宣所賴因任既以累年
然績用登聞裒進殆無虛月行被追鋒之召就頒挈橐
之除某代匱陋邦依寶鄰之千萬蒙惇雅契在華翰者
再三感媿之深叙陳罔既

回河陽王待制啓

被命十行陞華兩禁民遂借留之願朝有因任之公凡
預游從交深欣抃恭惟某官天資敏銳德宇粹溫理窮
性命之端事燭古今之表英辭振玉逸氣凌雲郟桂一

枝卓爾儒林之秀和松千丈挺然大厦之資自結聖知
出當方面河水東泊鄙鄰國之白圭長橋卧波小平津
之杜預報功崇德果疏持橐之榮尊主庇民行拜秉鈞
之召某備負鄰境託此卿雲方修慶之未遑遽騰牋之
先辱具為感戢難既叙陳

賀冬啓二首

一陽襲管氣滋緹室之和五物書雲瑞見侯臺之應惟
時賢詰繁擁休祥恭惟某官材擅儒林望高朝論富金

籛之奧學挹珠網之巍科大邑試材鸞暫棲於枳棘清
班拔士鳳將集於梧桐順履天元茂膺帝社

清臺課歷逢七政之同躔黃祲占年見五雲之紀瑞惟
時賢詰繁擁休祥恭惟某官性天高明才地敏給敷政
無施而不可涇官所至而有聞大邑庇身暫倚撥煩之
重嘉猷告后即攄經遠之謀茲順履於天元諒茂膺於
帝社

答周舍人賀冬啓

律回葭管登臺爰紀於祥雲星次斗躔推策載迎於長
日方一陽之來復宜百福之類升恭惟某官文秀時髦
學優聖域簪法冠於烏府侍香案於螭坳致美善於親
暫屈藩維之寄告謀猷於后行膺夢卜之求諒經剛長
之辰即有詔除之渥

謝王奉議以寧啓

寵以書辭申之文卷言温布帛雖退慙於過情字挾風
霜實仰欽於衆製聞暴公子固久見元德秀乃初頻阻

傾蓋之歡深恨揚舲之遽顧蒙縟禮加惠陳人大鼎烹
雞遠器尚淹於小用明珠彈雀珍文弗悞於輕投揣分
何堪捫心知感

答卓奉議啓

載膺宸檢獲綰郡章約結無竒獨傾心於名士嗜好殆
絕尚抵掌於高文辱示書辭獲窺學植屈廷臣之嚴重
同邑子之進趨方向遜劉孝綽則多少俱工比鮑昭謝
靈運則遲速皆美恐為品藻之累但深藏弄之榮

答張省幹啓

枉道見存陳詩為賦崢嶸高論驚所養之益深璀璨大
篇知見禮之加重豫章何必七年而見威鳳蓋由一羽
而知矧在上庠屢以仲舒為舉首獲交諸父又熟阿戎
之清談契闊流離寤寐傾渴三年於此矣固多脫穎之
流一言以蔽之罕見無邪之美仰惟此賜宜在珍藏

答孫宣教啓二首

誦汝墳之章少有干柴之意廢蓼莪之什晚興弗洎之

悲比竊食于真祠偶藏身于偏壘實先人之舊治有元
祐之政聲悼歲月之不留愴音容之如在敢謂某官曲
敦高誼追記曩游特紀述于雅言以發揚于潛德賦五
君之詠獻不待于諱辰誦百汰之金問何勞于曲室感
荷之至敷叙奚殫

談經敗績獲寄迹于小邦聞善若驚猶傾心于諸彦敢
謂某官曲敦雅好過採虛名忘固陋而寵以書辭慰孤
寂而示之文軸見許詢之遠致自爾伏膺賞沈約之寄

音敢忘擊節豈特珍藏于書篋固將共託于詞林佩服
至深敷陳罔既

答曹宣教啓

校藝奏名疏恩賜第事光舉首榮動朝端恭惟某官為
君子儒知古人體學深窮于聖域文獨步于賢闕千丈
喬松知有棟梁之用五枝仙桂實為門閥之光某夙賞
高文欣聞譽命敢圖謙眷亦損書辭雖欽造述之工恐
累游談之實一第涵子耳聊為進士之階集賢有人哉

行慶選掄之寵

答張學銘啓

何武先即學宮始之傳舍朱博不喜儒吏深惡議曹既
操術之不同宜治道之相遠比緣休吏稍欲崇儒意雖
粗勤禮實不腆敢期高誼載以雅文施挾求奢每自慙
于寒乞要輕用重亦恐累於品題敢戢至深叙陳罔既

除顯謨閣待制謝兩府啟

白簡驟攻久投冗散丹書一洗復玷高華恩與為新德

何以報伏念某文質無所底材能不及中會初載之博
延繇常途而躡進冒庠序師儒之長參言語侍從之流
峴峴固人道之難全碌碌實鄙心之不肯鼠銜竄數知
非容穴之謀蝸決榆枋不羨圖南之便果罹謗鑠旋辱
辨明起於置散之真祠付以承流之樂土圖回百緒黽
俛二年朝廷不憶一州雖慙前咎民庶借留滿歲粗有
公言屬積厲於衰門遽纏哀於伯氏念藐諸孤方賴同
爨故蕞爾邑未可輕歸不悟衷言俾躋適列既忝輔郡

二千石之印綬又直文考十九載之圖書靜推所蒙端
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屏翰萬邦以佑賢輔
德為經濟之謀以遵制揚功為寅亮之實用仁心而引
類動義槩以卹淹賁翊事機獨提綱而頓領吹噓時彥
詎拔本而塞源乃因肆青之恩上廣隆寬之施西廂寓
直雖叨序爵之榮東閣撤裾尚恨趨風之遠

賀太宰啓

光膺渙號冊拜冢司周公之觀繡裳爰是皇于四國仲

山之補衮職蓋以事于一人夷夏共瞻宗祊蒙福竊以
盛世以置輔為重志士以得時為難抱經綸之業者或
困迹于草萊都廊廟之位者或貽羞于竹帛由才位齟
齬而難合故勲業寂寥而無聞天將福于斯民世特生
于良弼恭惟某官斯文木鐸王國元龜學貫天人而博
窮載籍以來辭該象數而盡屈能言之類英聲茂實夙
推先覺之賢峻節忠規篤守後凋之操自預聞于大政
益眷注于淵衷遵制揚功中轄著彌縫之助奉公履正

東臺存繩糾之功果符夢卜之求遂冠鈞衡之峻贊又
新之政已寅亮于天工開衆正之門共行熙于帝載伏
念某小器窘用孤根易搖久困風波幸託旃幪之芘未
填溝壑悉歸播植之公

湖州到任謝兩府啟

出刺周南曾徵優最改臨吳會更勉後圖祇荷生成伏
深榮懼伏念某簡編糟粕之學場屋翫馘之文用此躋
榮可名僥倖推移從祿類衆狙之賦三選軟畏人慕靈

龜之藏六樂就外服以畢餘年昨分一面之符未報三
年之政雖免曠瘼之責遽纏伉儷之哀未能擊缶以忘
情亟欲卜岡而就窆懇求近地稍便私門荷大臣之用
心付小塵而如志惟吳興之樂土萃江左之名賢抒峯
存三癸之名峴嶺標五花之勝白蘋洲上著騷客之風
流紫花瀨邊有茶山之燕賞敢圖推擇誤及庸虛此蓋
伏遇某官博厚惠和忠清直亮丕揚可大之業輔成不
拔之基歛祚廟堂致藜藿之不採提衡品類直桃李以

無言某敢不祇誦德音勉晞循吏庶幾一得仰報萬分

答海門知縣啓

遠貽書疏復枉詩文辭華高步於上京才義不慙於小
雅舌耕滋久瞻奧學於胸中腹藁便成湧佳言於筆下
雖云出衆顧輕示人誦讀爽然政恐文卷之盡流傳遠
甚居然紙價之高仰竿牘之甚勤識弦歌之多暇雖菁
華之悅目揆涼薄以頽顏不敢當蒙但知感戢

答王知縣啓

百謫交至暫整單裝兩怒既消復還舊治老守有蒙成
之幸邑子遂依仁之公竊以愷悌撫循昔稱良吏措克
愉快今號軼材既務守官固當罹咎雖粟邑換尹賞職
益以卑而內史愛倪寬殿更為最果緣公議特勉後圖
願益專於所聞以卒相於予治

鄧州到任謝執政啓

愚誠上達懇求避於親嫌朝論無容特改除於郡寄撫
封云始揣分知榮伏念某才不足於治劇濟繁學不足

以鈞深索隱早緣識擢嘗獲在前晚以愚蠢久從外補
留滯周南之境奔趨吳會之郊歲瑄七周末始僥求於
內舉國門三過其誰肯致於裏言每處順以安時姑深
根而寧極惟茲巨屏素號樂郊敢圖生成舉是寄屬此
蓋伏遇某官功弼乃后道覺此民擴伊尹納溝之仁懋
傳說濟川之業弛張因革躋國勢於安常小大浮沉器
人材而式序肆令孤拙獲此便安韋狀員推豈敢責成
於參佐召父杜母庶幾追繼於循良

鄧州謝范左丞啓

祇膺宸檢謬當方伯連帥之權趣引郡章獲繼鉅德元
勲之後荷恩實重揣分增榮伏念某文不輩於時流學
僅傳於家法幸緣親擢稍躡常塗方幅員徧庠序之時
五冒師儒之等暨朝廷興禮樂之際三居綿蕞之官雖
事功無毫髮之微而議論有金石之固豈宜乘隙遂爾
易心中緣背馳久困外補蕭望之各從所好晉荀息不
食其言歲籥七更詎肯僥求於內舉國門三過何階入

覲於中宸惟茲大邦夙號樂土猥當出刺深媿食浮伐
柯在前既仰承於舊政隣輝不遠又獲借於餘光恭惟
某官天庭寶臣海內詞伯險夷否泰在峻節以不渝進
退行藏視古人而無愧方廟堂之闕位佇渙號以揚庭
獨專國柄之崇仰贊時雍之會重惟浮賤過荷獎知近
緣假道以登門幸獲望塵而侍坐加籩豆之踐仍許造
於後堂窺雲漢之章遂徧觀於崇宇雖大賢折節以下
士而小已揣分以難酬感幸之深敷宣莫罄

與范左丞致虛啓

絲綸示眷藁塊奪情將正位於鈞衡姑承流於屏翰紫
懷所繫控避莫從恭惟某官學洞古今忠存社稷早登
文陛服在諫垣仰昭正父之功力奮爭臣之節贊裨紹
述一言可以興邦擯斥朋邪三進蓋嘗及雷久持從藁
擢預政機方亮采以奮庸忽銜哀而去位上方側席民
亦具瞻與其失夔契之忠毋寧奪曾閔之孝果聞大渙
趣使遄歸諒惟朝事之初即播弼諧之命某屬拘營職

莫遂望塵輒陳竿牘之儀少伸寰海之慶

再與范左丞啓

確守禮經蓋欲表儀當世曲從誠請是為體貌大臣鬱
四海之具瞻篤三年之通制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恭惟
某官氣稟天和學優王佐讜議早扶於國是忠規屢壘於
邦朋爰錄勲庸遂參機政王臣蹇蹇方盡瘁以輸忠棘
人孿孿遽銜哀而去位祇膺奪服聊免造朝仁者安仁
固不忘於子職孝乎惟孝深上動於天聰豈惟君子之

光實使懦夫有立

上執政啓

經邦碩輔阻窺數仞之墻刺郡冗僚屢枉五雲之字瞻
風莫遂結念增勞恭惟某官識遠而非小知器博而宜
大用幽經奧牒盡究生民以來大冊高文坐屈能言之
類獨緣儒效自結聖知涖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
可奪補袞正上公之枋賜履昭元戎之權示大壯於端
闈實資制作頒上化於陽館更賴變調不違咫尺之顏

如倚左右之手爰從枚卜起付鈞衡秘殿聯榮入告嘉
謀於后鼎司爰立日下膏澤於民諒在邇辰更膺正拜
伏念某方依覆露夙荷獎知悵滯跡於西州阻曳裾於
東閣永言瞻頌難喻端倪

賀提舉監丞啟

祇奉帝綸顯持使節先聲所至公議咸歸恭惟某官學
窮古聖人之原材出見大夫之右頃膺推擇入踐要繁
惟摘山煮海之權實富國彊兵之利變通成法內則掌

於冢司提按列城外則諉之部使暫煩直指即慶遙歸
某坎壈餘年依棲大庇日竚輶車之至庶諧履幕之瞻

賀湖州秦守啓

對揚便殿具輸獻納之忠擢領輔藩優畀承宣之寄先
聲遠播公議咸歸恭惟某官材冠士林望高時論學識
九流之廣文追三代之醇夙推廊廟之姿久屈雲霄之
步果膺拔舉峻履高華寵之禁嚴論撰之資付之山水
清幽之地自副車而陟守竇聳州縣之榮觀以介弟而

續兄更作衣冠之盛事諒未遑于煖席已夙駕于追鋒
某潦倒材疎陸沉歲久亦安身于林壑獲託庇于幘幪
側聞鳳詔之頒日佇隼旟之至其為欣望莫罄叙陳

賀宇文寶文時中知湖州啓

西清寓職總內閣之圖書南土專城作行朝之屏翰命
出九重之邃歡騰千里之遙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宏
毅而任重量吞千頃腹貯五車詞章特擅於家聲伯仲
並登於政府召還蜀道初畀乘軺改命吳興復膺剖竹

先生四水榮動五亭黃蘗山前續江淹之文采白蘋洲
畔繼柳惲之風流諒惟開府之初即有追鋒之名某久
緣固陋坐竊安閒雖陶令已歸於田園而龐公不入於
城府徒託二天之庇阻修一刺之恭

賀陳大資與義知湖州啓

以心膺臣而暫辭機政以股肱郡而來布教條旌燾再
臨山河增重恭惟某官式是百辟媚茲一人文辭獨行
於中朝器業藹聞於早歲繇北扉之清近擢東府之贊

襄天賦之才蓋天下士而非特國士人究其實乃社稷
臣而何止功臣初違咫尺之顏如失左右之手昔之往
矣留千里之袴襦今也來茲被三公之袞繡行聞名節
登拜冢司

賀汪少卿思溫知湖州啓

虔命拜州差辰開府股肱帝室潤分九里之河父母侯
邦庇擴二天之覆恭以某官望高朝匠學冠時髦文體
要以精深器恢宏而凝劬入居九列當牒詐浩繁之司

出領一麾得山水清遠之地承流伊始頌德攸同某鄉
廬頃遭鬱攸之災浮家暫寓窮僻之壤退惟困躓辱在
悵蒙陶令已歸田園但知退聽龐公不入城府尚阻進
趨

謝蔣縣丞汝功啓

伏蒙某官撥簿領之沉迷喜親戚之聲教遠迂都騎來
顧衡門寵以長牋既遂盍簪之願示之衆製更諧擊節
之觀仰惟鄉曲之英蚤擅文章之譽三年學而至于穀

已極淹該一卷書而立之師更求博約惟他時之所到
豈小智之易量感佩之誠敷陳罔既

賀中書侍郎啓

祇膺中詔入侍西臺翊贊萬幾克懋格天之業踐更二
府共歆稽古之榮渙號誕揚敷天咸喜恭惟某官德尊
一代智傑萬人衆推為王佐之材自任以天下之重體
道則六通四闢而成在應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早被
簡知亟躋華顯洎居常伯適在版曹以邦用封靡為近

憂以民力凋耗為深患間緣造膝之對力陳逆耳之言
不患失於在前寧輸忠而補外屬嗣皇訪落之始當強
鄰倣擾之初深入都城日有舉烽之警環觀諸將誰為
戡難之人旁採師虞顯疇嘉績起公於師帥之任付公
以宥宥之司旋降芝函改臨鳳沼光輔惟新之政大開
至正之門載績武功以銷未形之患誕敷文德增築太
平之基式副具瞻行膺爰立伏念某多仇少與數免稀
遷迹滯南冠莫遂望塵之幸魂飛東閣徒深頌德之誠

賀范留守 致虛啓

爰擇剛辰已開留府陵寢增重嵩洛有光凡預庇存交
深欣抃恭惟某官經邦碩輔命世真儒以堯舜孝弟為
尊主之謀以稷契忠嘉為奮身之術早躋大用蒞經事
而知其宜自勵匪躬臨大節而不可奪特輟變調之任
一蘇衆大之區暫此居留著赤舄几几之望行聞入相
賦綠竹猗猗之詩

賀平江知府胡舍人啓

奉選勞之新渥躋次對之舊班屏翰有光朝廷增重恭
惟某官英豪間氣道德名儒學窮六籍之醇文起八代
之陋討論潤色崖因珠而不枯險阻艱難草以風而知
勁顧惟劇郡既訖外庸龍已升雲乃眷攀鱗之舊魚方
縱壑更逢激水之寬諒在遄歸即膺巨用澆瓜為惠坐
令一境之安采菲不遺更荷五雲之及

賀吳少宰啓

顯膺綸綍冊拜鈞衡一言興邦獨定公于社稷百官承

式亟冠位于疑丞天人具孚華夏咸喜恭惟某官膺天
大任為世真儒早以異材徧躋膺任紫微司制衆欽華
國之文青瑣納言自許經邦之策謀猷屢告權近不容
久安均逸之居益養具瞻之望繼鋒車之峻召陟玉堂
之近班凜然松柏之後凋卓爾著龜之前識臨大節而
不可奪可謂稷契之忠遭變事而知其宜贊成舜禹之
事俄寇氛之倣擾致神器之震搖諸老生語如寒蟬見
大夫竄若狡兔天祐國步公輔政機智畧如神而從容

于倉猝之時言辭如湧而啓發于睿神之聽力排出狩
之議坐成堅守之功不移宗彝再造王室宋昌之迎代
邸謀協天心謝安之擊淮淝威破寇膽爰膺帝制進秉
國成大開衆正之門力贊惟新之政竄斥佞倖振舉滯
淹形孝愛之風念宸衷付託之重謹號令之出繩祖武
艱難之初太平之期指日可俟某羈單之迹撲拙自將
欣聞大號之揚倍激懦衷之慶

又賀少宰啓

光膺典冊進拜鈞衡君陳之入告謀猷久隆帝眷周公
之丕視功載遂總國成綸綍誕揚朝野交慶竊以坐廟
堂而謀王體秉機軸而亮天功上則變和于陰陽外則
鎮撫于華夏用人得失繫國重輕故當光明盛大之時
必有魁偉俊傑之輔假羽翼而橫絕疆精神而折衝恭
惟某官本朝宗工斯民先覺有經天緯地之文而濟以
淹該之學有尊主彊國之術而持以肅括之誠方掄材
三舍之初即冠名羣俊之上紙價驟貴衆共服于文鳴

帝席屢前上特驚于見晚粵從詞禁擢預政機遵制颺
工上繼承于先烈料敵制勝盡開拓于故疆果符審象
之求亟付贊元之重無偏無陂已簡記于淵衷有猷有
為竚擴攄于遠業伏念某斗筭小器刀筆下材冊府
交文嘗預俊遊之末銓曹浮食亦叨職守之聯流落七
年浮沉三郡欽聞大渙竊抃危悰久困風波今幸帡幪
之庇未填溝壑永依播植之公

賀張樞密啓

被宸廷之優眷陞樞筦之要塗國步必安海隅相慶竊
以朝廷之基大治獨倚柄臣兵戈之擾中原無甚今日
協贊中興之業實賴本兵之賢蓋時平則庸常措畫而
有餘運否則雄傑馳驚而不足既選於衆必惟其人恭
惟某官學窮載籍以來文冠能言之類屹然威望之重
何止金湯淵然智畧之明共推著蔡蚤緣際遇亟踐高
華執憲霜臺繩糾著正人之効摛詞禁苑艱虞繫內相
之謀果採衆諧遂膺大用坐運籌於帷幄方折衝以精

神飭武備而俾姦凶褫魂敷文德而俾民俗按堵而某
身投真館名竄丹書雖王陽在朝不敢效貢公之喜而
干木既進亦竊預西河之榮

賀樞密啓

光奉宸輝峻陞樞密詔頒中外喜動兵民竊惟宥密之
司實負幾深之託載用有嗣方備預於武經克壯其猷
宜倚毗於人傑惟智局之劭故足以訓齊軍政惟威望
之著故足以懾服遠人果緣公論之歸寵付戎昭之重

恭惟某官生逢休運自致亨塗早據告后之嘉猷久負
禦戎之上策謀畧之重則隱如敵國名節之懋則配彼
上臣昨困險艱草因風而知勁退從閒左實在夜而愈
光召還喉舌之官遂正股肱之任握兵之要雖倚重於
珠鈐秉國之鈞即奮庸於石畫

賀富樞密啓

拜恩丹陛冠位紫樞萬口騰歡四方聳聽竊以明主有
興衰撥亂之志惟得賢則能亮天工蓋臣有見危授命之

忠惟得位則能奮舊業上既有特異之眷下必收非常
之勲恭惟某官德量深醇謀猷宏遠直亮本於世闕忠
義出於天資責難之恭以文武未墜於地將順其美非
堯舜不陳於前早緣補袞之司進貳本兵之寄坐攄素蘊
入贊沉機挺挺祖風夙秉威懷之畧蹇蹇臣節大施經
濟之才果協師虞進長樞筦方將芟夷氛祲盡闢漢唐
之土疆崇振紀綱恢復祖宗之勲業某方縻遠郡阻慶
高閣頌詠之勤敷宣罔既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六

宋 葛勝仲 撰

啓

謝修撰啓

庇身閒左分老明時通籍禁嚴忽膺譽命人皆憐其愈
鈍已獨愧於乍賢伏念某拙昧趨時愚惟信古在絃冕
則多仇少與於塗輒則數免稀遷昨罷一麾今踰六稔
憔悴自驚於黃馘飢窮殆類於白丁雖滯推天分以

自安而出處繫人臣之大義念國步多艱之際乃臣工
致命之秋既不能畫半策於聖天子之前又不獲效寸勞
於賢大夫之後捫心自歎顧影知慙忽玷高華實為僥
冒此蓋伏遇某官中興佐命先覺上臣念掃河洛之塵
將翕清於寰宇必擴山藪之量先廣拔於人材愚智兼
收功罪咸錄表安以不錮人為德苟或以能進善為功
杳杳鈞天昔已甘於夢斷迢迢星漢今或望於槎通尚
覲異時得酬洪造

湖州到任謝兩府啓

浮家四水初為習隱之謀出命九闈誤玷惟良之寄免
寒塗之偃薄即官次之便安自為之謀不過如此伏念
某材非大受學第小知少不自量冀亨塗之接武老而
多難潔孤迹以投閒方且賦歸來篇於松菊之間詠招
隱詩於雪月之夜躬營小隱以樂餘年效奉誤恩俾臨
舊治白骨再肉雖荷生成于思復來豈無姍笑此蓋伏
遇某官中興倚仗吾道權衡不廢窮人知聳盲跛音之

有用若築大厦須棟梁焚檠之各安肆令寒谷之人上
達細氈之聽蘋洲花瀨敢事於燕游羽檄軍書第勤於
警備

湖州到任謝監職啓

霽水便藩淝河都會承流自昔初無遺愛之在人申命
督行獨荷隆恩之圖舊仰無以副朝廷因任之眷俯無
以慰民俗挽留之誠奏職云初省躬多懼恭惟某官望
高時論德冠士林當劇部之按廉竦百城之觀聽盤根

錯節方知膚敏之才聳壑昂霄佇發經綸之蘊顧惟昧
陋辱在庇存幸會實多敷陳罔既

上監職啓二首

肅將明命久欽直指之風退服冗僚莫展上交之禮逖
瞻名德坐役營情恭惟某官學無常師文有竒分書林
論篋實繁潤色之工憲府弼諧夙著糾繩之譽眷茲劇
部就委軼材豈惟資振職之中聊以副承顏之便佇聞
召節擢寘禁途伏念某罪不逃刑貧猶仰祿量材揣分

固難造於英竒辯迹求心或未愆於名義幸茲委瑣託
在庇存

章紱之榮撫孤老而竊幸獄市之寄豈衰朽之能堪自
驚流落之餘猶玷選掄之渥幸茲昧陋託在庇存恭惟
某官學冠世儒望高時論盤根錯節而大才始見聳壑
昂霄而遠器巨量被眷中宸觀風劇部將肅肅之明命
已訖外庸贊巍巍之成功即躋近綴某方縻賤役阻造
崇墉久深仰止之懷未遂景行之願恭俟按臨親承

約束

代謝改官啓

服勤書契雅無編削之勞拜命恩綸誤被超遷之寵仰
膺僭賞俯激懦衷竊以職方辨九服之圖使同貫利外
史掌四方之志以達書名洪惟聖朝奄奠區域尺地莫
非王土黎獻共為帝臣山川藪澤之混殺職貢族系之
紛錯宜有不刊之典以垂罔極之傳肆命儒宗顯總書
局然地遠則咨諏必廣蓋事大則討論至難予雲欲纂

於方言徧詢計吏太冲擬作於都賦遠訪蜀人因命方
州各供圖志擇時髦而講貫設勸典以褒延苟非其人
不在此選如某者性愚而志癖才薄而數竒躡屐擔簦
久擁經於學者濡毫操牘屢獻藝於文場弟兄並綴於
辭科仕宦獨沉於門調失壽陵之步雖負初心讀輪扁
之書敢忘素業昨備官於曹掾獲筵迹於師儒猥奉檄
書使詳輿地惟此海沂之境介于徐兗之間焚膏稽考
者殆二年跣足訪求者周五邑刊除謬誤補綴闕遺無

實之言固異景公之衆有得之慮輒獻野人之芹徒知
職分之當然敢謂宗公之過聽特形奏牘俾進官照晒
昧所加遂起駑駘之價恩華下逮更包龍斷之羞此蓋
伏遇某官道德宗師文章哲匠敷求英雋以報聖主之
知樂育人材上濟師臣之美有如疵賤曲荷矜憐卵翼
已成盡出生成之賜涓埃可效敢忘報稱之圖

策問

治法

問傳曰明王即位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又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以順成天慶故善治者莫大於建中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又曰切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故善治者莫先於靖民湯之執中舜之恭己盛帝顯王之稱煌煌于天下率循是而已恭惟聖天子紹祚二年于茲精神所嚮天順之人應之雖庶僚百執不足仰望清光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大公至

正之術待天下也紀元詔書懇到切至士有一言及此者不以次而官使之比二三子所睹聞也夫居尊而制四極正始而慮萬世非大明法度不足以藩飾非廣延賢智不足以維持也今朝廷既皆知二三子其茂明之以著于篇毋使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專美方冊也

治功

問蓋聞上古隆治之時俊良者傑無不登用姦回諛媚

無不放斥四夷賓服百吏競奮黎民醇厚風俗移易天
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無不消弭休符嘉瑞麟鳳龜龍
之屬無不備至郊天祀地神示顧答跂行喙息無不得
宜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歟本朝受命百數十年聖聖
相授潤色宏業以今觀察治効之隆豈盡如古邪其亦
有未至耶興利之要何先補弊之術何貴守成之道何
以杜患之幾何務諸君具言之毋有所隱

治效

問周室之興岐豳豐鎬四易都邑修仁累義受命配天
積十七年至於成康然後兵寢囹空號稱極治何其難
耶唐文皇仗義晉陽不三月帝天下投戈偃革之日未
久已能使貞觀之民居者外戶不闔行者旅糧不齎何
其易耶然周道陵夷既久諸侯彊大莫之敢傾郊廓之
卜卒過其厯唐至天寶海內已亂自安史首難悍鎮矯
據四十八州乍服乍叛訖不能有豈治効有淺深之異
故禍亂之作亦有淹速歟公孫宏誦語漢庭謂周公旦

治天下暮年而變尚竊遲之則圖治疑若甚易李石抗對便坐謂十年養德甫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則圖治又若甚難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治果易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治果難乎歷觀前世通儒上才品議時政亦雜然不一或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持是說者其言剛果而必行若賈誼告文帝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不肯早為豈異秦之季世是已或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持是說者

其言寬緩而不迫若朱浮告世祖游意經年之外望化
必世之後是已二端異焉將時勢使之然歟方文思天
子在上達孝紹先猷明德臨海縣屬精治道宵旰念此
至孰也將遠撫長駕井田學校比隆三代之盛又慮未
可以歲月幾也將興補滯弊持守盈成苟圖目前之治
而已又慮不足以貽則萬代也然則奈何諸君學優智
明通達國體其盡言之于篇以啓告愚陋亦數學相長
之義也

官制

問在昔隆治之時分職以馭羣臣因能以裁列位治稷者不以涖水土之功典禮者不以居犴獄之任下至虞人之賤猶知守官典衣之微不敢出位故能同德協義共圖康功何其盛也去古寔遠官制紊亂先後失當崇卑奪倫序爵之公無復可考神宗皇帝慨然念之逮稽成周之隆近約宇文之制肇修廢典董正治官始以階定品而省臺寺監之儀粲然一新矣名定而實應職分

而事舉在下者思於競勸居上者易於循責品式周密
濟濟乎鄉於六服承德之時矣今朝廷紹隆前休增光
潤色約循成書以詔萬世蓋將與唐之六典並驅而爭
光也議者謂閒曹槩補則吏有冗員文移複重則局有
滯事官司之遷徙太數司徒之弊蠹未清尚有可論者
試條陳其端以復于上增損更化助成不刊之典豈不
休哉

官方

問讀先王之詩攷其風聲氣俗士大夫廉耻行義藹藹
穆穆何其盛耶仕止之義雍容可觀羞于夸毗以倖爵
寵故其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引君當道不以拱嘿
為智故其詩曰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質實忠朴雖在隱
陋無所蔽欺故其詩曰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勤勞營職朝夕夙夜故其詩曰黽勉從事不
敢告勞此其所以能振扶國是而宣贊時雍者也以今
在籍考之垂纓戴襪充百執事之選者蓋鉅萬計不為

不盛矣然射進者以奔趨銜鬻為深謀患失者以抗直
敢言為無策以至誕謾誣偽懷罔上之姦委靡因循為
竊食之計殆不可縷數其能魁然振拔流俗之外者亦
無幾人爾豈干祿之路狃于故習訖不可變歟將播告
訓敕勸誘懲艾者未至也昔賈生有言人主所託財器
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國家最病今諸
生受業學庭有日矣其宜據古驗今議所以矯革之方
若夫庸庸守常之論非所欲觀也

選舉

問掌銓總者以用人為職能官人則振職矣若其所以
振職不必問也司貢舉者以取士為任能得士則勝任
矣若其所以勝任不必問也昔任昉指劉之遴謂王瞻
曰此子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處以要官是昔
之能官人者亦因衆譽也崔郾試進士吳武陵將杜牧
阿房賦為疾讀郾即處以異等是昔之能得士者亦採
素論也今吏部之啟擬一以資格禮部之考閱一以文

辭成法定令付在有司尸其事者雖達官近輔猶不得
毫釐加損也况敢開請寄之路乎雖足以示至公而掖
寒素然欲人人稱其才分所宜未必盡能如古也議者
欲少寬禁防兼採平日之衆論以為用人取士之術庶
幾已仕者無淹卹之患未仕者無遺失之嗟不識其說
可聽否試援古推今而論之

考察

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語曰修廢官四方之

政行焉此聖人垂世之格言也後世乃有官省則事省
事省則心清之說蓋搜羅之不精課覈之無法人人偷
合保置而漫不營職則雖多無益也若夫百執事之選
皆得真才而官使之咸修智能効見於事則豈以多為
憂哉仰惟主上焦勞萬務慎擇庶明不受爵寵以示迕
納雖文王之能官未有以過也異時要官顯級虛位弗
置與夫閒曹複員一官兼領者今皆推擇布滿而聯事
合治矣又增六察以糾愆違置六尚以司服御嗇茗有

使均輸有官建內外學校而聯師儒至於數百修山澤
政令而命丞佐至於數千皆前日所未及者也尚慮百
司庶尹不孚上意自奮於功名之塗而奉職因循姑為
游食養望之計不識選除之方考課之令何修而可比
於先王之盛二三子能知之乎

取士

問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以詞藝取士畧其平時而論
其一日凡流倖進望士間黜非徒朝廷之深患待舉者

亦病之裕陵稽古欲核實於庠序而漸革科舉沿習之弊于是成均政令一新廣輪奐之居豐餼廩之秩慎師儒之選增弟子之員優遷補之條重請寄之罰以至于今人材之成比隆於多士濟濟之世德至厚也今朝廷欲推廣美意增建州縣學擇其秀出於等類者升之辟雍論材而官之議固已定而法則未下也諸生試論著其詳以待講議局之採擇

士習

問古之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
在下而不用則積學修身而已固未有救鄉鄰之闕而
代大匠之斲者也今之儒服者往往不能以分義自安
投罅伺隙干時射進追逐時好章交公車甚者飾游辭
以誣善類倡邪說以瀆先烈彼其居心積慮豈真有意
於整紛救弊哉不過僥倖爵賞偷取少頃之榮而已迨
夫時論載新國是既定則又盡變前日之說而更為趨
附之計隱慝呈露上煩司敗之刑嗚呼古之所謂常心

持操者固如是乎昔戰國之際處士橫議朝從暮橫而
東京之衰太學諸生品覈公卿裁量執政以成黨錮之
禍皆前世弊事也以今文明之時教養之盛而士無純
一之操若此不識何以救之

勸學

問通經好學天下以鄒魯為稱首今列學士之版者殆
以千計可謂盛矣郡學新書蔽自上意加惠學者恩意
甚寵遵行寢久雖十室之聚無不揭牆壁而昭示之業

進士者皆所睹聞也是宜歸心慕義雲合霧集使泮林
之上俎豆之容閭閻可觀絃歌之聲疊疊相屬追昔洙
泗之盛顧不韙歟今則不然狃于宴安志在瑣屑甘為
自賊自暴之士而恬然無不若人之耻者尚多有之甚
者掉臂於改築之宮其視黌宇廢興不啻如秦人視越
人肥瘠豈能副天子樂育之意哉語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昔人蓋有輕千里而迎師走
百舍而問道者今不出父母之邦而得自進于學誠非

旦暮遇也顧左計若此獨何歟議者謂攻異端闢邪說
徐以聖人之精義誘掖而開達使道德性命之固有者
瞭然神受然後能樂靈德而趨嚮之勸學之序當如此
諸生以為何如

試士

問國家三歲一下明詔獵取天下俊傑考其經以觀其
學考其論以觀其識策之世務以觀其才其軒然秀出
者不旋踵而畀以爵位招延之路甚廣眷禮之意甚

隆而禁防之術似未盡也論者謂近歲場屋有四弊不
書行實一也限以定數二也冒名代試三也挾書求售
四也昔賈至議貢士欲使保桑梓者鄉里舉在流寓者
庠序推庶幾兼得士之行實今徒責一日之文而畧平
日之行則可乎丁鴻議孝廉使郡國率戶二十萬歲薦
一人不滿則二歲一人故能革前日不均之患今諸郡
取士寬狹至相倍蓰初不顧應書之數而一切限以定
額則可乎假手旁坐借人外助此唐弊法也今欲得真

才如之何不峻其防陳書庭中不肯露索此唐異事也
今欲觀記問如之何不覈其實考言選士近在數月諸
君智策甚高通達國體科選利害講之尤宜詳願悉意
陳之將以告于春官氏焉

富强

問懋化居者理財之義訓游惰者彊兵之術語政者莫
先焉元豐真人修明憲法加惠天下凡邦邑皆置平準
局以權萬貨低昂使重裝富賈不得擅豪奪之柄利源

之入歸於公上此泉府治市之餘意也或曰設官籠貨
與細民爭銖兩之得似非王人布利之意其說信乎陪
京諸道籍剽勇之民保伍聯結教以技擊蒐閱漸可革
冗兵待哺之費此鄉遂寓軍之遺法也或曰聚不逞之
人授之凶器非惟妨農墮業且虞其嘯集生事其說信
乎恭惟主上緝熙功緒纖巨畢舉惟茲二者或置之不
論或復之未盡其故何邪豈時異事變終不可恢復歟
議論之士不深覈其實而姑為是啗啗也諸君通知世

務行作吏矣利害之實其詳著之有補於今日紹隆之政豈不休哉

食貨

問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農與末相資而國以殷富箕子陳洪範推為八政之首而史家亦曰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方成周時天子自治者止於寰內千里而懋遷治襦之官至不可勝數後世以為海宇之大生聚之富而曾無官師及於食貨之務此民力所以多

瘠也主上以孝友之德紹休兩朝以神明之資勵精庶
政比詔郡邑皆置農田市易之官蓋將挈提生靈納之
富壽凜凜三王之舉矣今欲地無遺利而年穀常豐亡
者使有利者使阜而民財不乏不識常有以裨朝廷憲
令者乎

藩鎮

問唐自天寶失御寇盜內訌桀黠為亂方鎮割裂史家
雖具著于篇而制禦得失之方論述猶未備也魏博七

州傳襲六姓不沾王化者一失於僕固懷恩再失於馬
希倩三失於李懷光四失於馬燧五失於田布六失於
李聽其說信乎章武以元和九年秋討蔡至十有二年
冬十月然後元濟授首嘗怪其以英銳絕人之姿團天
下之兵據人主之勢與三州之孺子敵顧乃老師曠日
僅能克之杜牧謂由五敗不去詳考事實殆真有之至
討成德出入十年叛渙之臣訖不能羈致闕下或謂丁
未詔書赦承宗而班師者謀失於白居易庚辰詔承宗

受地者謀失於田洪正其是非又何如也盧龍之地已
得復失議者皆歸咎崔植杜元穎不知制將蕭俛段文
昌不知制兵或又曰始不用裴度而用張宏靖燕薊所
以亡終不用裴度而視賊弗討燕薊所以不能復矛盾
之說又將安據也會昌澤潞之功李德裕一人耳觀其
抵排浮議要結外援訓師使整而壯御將使專而勇謀
猷有足稱者願并論之以觀諸君博古之蘊焉

遠識

問姦臣竊命諛媚成俗金匱大誥之書藏於海內西漢
所以亡也而論者歸罪張禹閔尹擅朝擊斷無諱回天
獨坐之謠譁于民間東漢所以亡也而論者歸罪胡廣
豈其偏見異說苟欲惑衆歟將獨覽深識灼知基旼之
自故探端揣本而誅之也齊晉之季也晏子叔向能預
言吳號之亡也子胥卜偃能先見隋文帝靖三方之難
破五王之謀混一南北天下仰治而嫡庶殺亂房玄齡
獨深憂之晉武帝用張羊之謀仗王杜之決役不二時

揚越歸附而無經國遠圖何穎考獨深憂之已而陵土
未乾板蕩同轍一何標鑒之明邪且天下大物也基廣
根深故無傾拔之慮苟目前之安而不思長久之計則
禍隙雖未露而識者寒心矣方策所載諸生講求孰矣
悉條舉以告愚陋者

靖民

問槃瓠遺育介恃險絕敢以烏合之衆騷繹吾圉雖虬
蟬蟻子不足汙刀机然邊氓一有不被浸潤之澤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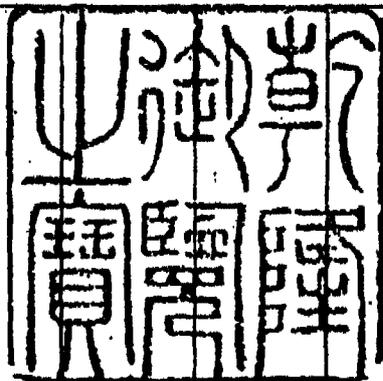
聖所戚也於是起沉英於久廢而屬以干城之畧僇任
職之不度而詰其誨盜之因赫然興師洗滌區落詔使
節方及境而兩路之捷遽至矣歸我舊境錫之新名而
慎揀守將以綏撫之甚盛舉也尚慮遠人歸附之始所
以招懷安輯之方備豫久長之計有當議者幸詳著之

律令

問律令之學號為較易然區別綱條貫通倫類意論輕
重慎測淺深使纖微曲折無不與郵罰相當非積日究

習者往往不能通其旨神宗皇帝睿慮及此始建東學以處士張法科以取人又命業進士者皆試律義庶家修人習知奉三尺以從事且蒞官弊訟之際無致紛紜枉撓之失而惠澤延及於齊民慮至遠也後之議者以謂經術儒雅自足飾吏事雋不疑北海一文學而能決疑獄徐有功東郡一明經而用法無冤至杜周張湯輩號明知憲令而弄文馮法至使人重足而立且吏道自有資材何至使待舉之士弊精神於末學由是附律之

意廢格不用今欲取元豐之美意附益於取士法中二
三子以為可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丹陽集卷八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鍾

欽定四庫全書

丹陽集卷七

宋葛勝仲撰

論

孝論

分之所賦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性之所造有淺深而
孝亦有大小孔子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列
為五等著之於經此所謂分有貴賤而孝亦有等差也
若夫性之所造有淺深而孝亦有大小自論語觀之可

得而言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雖為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然擴充於心効見於事豈能無辨是故賢人之孝則異衆人矣聖人之孝則異賢人矣承顏順志而禮無違於事死孟懿子未必能知此也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動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非禮勿言疾病之外不當貽親之憂孟武伯未必能知此也盡敬孝之道而不以養口體為貴子游未必能知此也盡愛孝之道而不以有酒食為先子夏未必能知此也有父兄在

聞不可遽行子路未必能知此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樊遲未必能戒此也是數子者性之所造尚淺
故猶待聖人諄諄以誨之若夫賢人之孝則進乎此矣
德行素修名譽素著交游稱之朋友信之人雖欲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而不得也若閔子騫者能之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不以且死為憂而
以得免手足之傷為幸若曾子者能之是二子所謂賢人
之孝者也若夫聖人之孝則大矣達而在上者莫如禹

窮而在下者莫如孔子有四海之奉而禮自貶於一身以一身之微而化可孚於四海是二人者豈賢人所能及哉人之情飲食欲厚也禹則菲飲食以自奉而致孝乎鬼神衣服欲美也禹則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謂不如是則不足為民主也此所謂有四海之奉而禮自貶於一身者也入則事父兄而孝悌之化移於闕里其自處則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可謂以一身之微而化孚於四海者也記曰小

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其是之謂歟語載孔子論
孝者凡十有四因論其小大淺深之序如此

學論

孔子以天縱之聖兆於變化而木鐸一世凡道之妙皆
不勉而中豈待學哉其自稱蓋嘗曰默而識之則道不
待於言傳一以貫之則道不涉於多見然論語之書載
其好學特詳者何也蓋聖人之言所以為中人法聖人
恐天下後世以己為將聖不可跂及而遂惰于學也故

為說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學而加以敏求則就效速矣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可謂云爾已矣蓋學而持之以不厭則用心剛矣以世之學常失於躡等故為之說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示進道當漸也以人之患每失於自墮故又為之說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示入道當以誠也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則固可宗不賢者識其小則亦未易棄故子貢曰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示求道當以廣也所造者深則不可
以一指名所成者大則不可以一言蔽故達巷黨人曰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示體道當以全也以生知
之聖猶彊學如此况中人乎聖人所以為天下後世計
者深矣故勸學者之說載於語者凡三十有六而不為
複也其曰學而時習之則亦貴漸之意其曰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則亦貴誠之意其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
學則亦貴廣之意其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則

亦貴全之意是故於顏淵孔文子好學則稱而美之於
子路之六蔽伯魚之詩禮則誘而進之於宰我晝寢冉
有自晝則辭而闕之其大要欲學者日趨聖域而已嗚
呼後之學者可不勉歟

齊論

昔太公望釣海濱而夾輔周室武王國之彊齊使表東
海其豐功盛德必有大過人者而司馬遷為齊世家言
文王拘羑里太公求美女竒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

伯歸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焉嗚呼審如此則書詩所載反妄邪且太公之嫉紂而欲亡之者何也為其侈麗淫酒而毒天下也使其一旦幡然悔悟咎前之為更為善政以幸天下則豈不偃兵息謀恬然臣服之耶詎肯以尤物盡其心而稔其惡乎且太公之過紂也曰收天下美女金寶繒帛也武王之過紂也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也如是而以貨色惑之是助其亡道抱薪趨火也其賢於紂幾何哉又况

陷君於惡而已則圖利太公詎忍為之耶藉使太公為
之文王其安受之耶嘗聞秦以女樂間戎矣又聞吳以
珍貨惑魏矣未聞聖賢亦為是詭譎也此遷之繆一也
夫紂之積惡久矣文王積善亦久矣上帝下民去彼而
就此非一日也孰謂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哉詩曰周世
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是周之德不待商而修也書曰獨
夫紂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則是商之政不待周而傾也
今奈何曰陰謀修德以傾商政耶夫在己之德則修之

而使人附在人之政則傾之而使衆離是乃田常王莽
篡齊盜漢之術爾太公豈肯以是導文王乎此遷之繆
二也且紂有臣億萬武王亂臣十人而已紂兵七十萬
武王虎賁三千而已然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勢若
拉朽者何也逆順之勢異也太公雖有兵權何所施雖
有竒計安所用嘗觀六韜萬有餘言大抵皆修仁行義
聽諫用賢之說耳雖有陰謀之篇而惟以戒懼謙下為
言也今奈何曰多兵權與竒計乎此遷之繆三也嗚呼

遷之言必有稽證然百子虛濫之說不能逆斷而力排
之猥存諸書以傳疑於後亦遷之過也

南齊論

人君恢廓大度以御臣下示以赤心無或疑問則人人
感悅爭為報効雖有姦邪化為忠順苟或猜忌刻薄不
情多詐橫誅濫罰逆防禍患則人人惴慄懷不自安雖
有忠順化為姦邪此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也昔者齊明
帝以宗屬輔政首廢二帝攘神器而有之鯁鯁然畏異

世之後旁枝踈派襲已之迹而帝天下者非其子孫也
於是包藏禍心勦滅同姓違顯達之忠謀而入遙光之
偽策凡意所忌不戮不已使高武諸孫無復遺育連頸
受戮無慮六十餘人煮椒之酷燔香之偽有出於委巷
小人所不為者而偃然為之其心遂以為基業之固晏
然如日在天不足經慮矣不知身死肉未及寒而建業
以墟其首兵倡亂者不在他姓而乃在於宗藩也嗟夫
猜虐之慮果有益而未然之變果可曲防乎昔我先王

並建宗英貴以爵位使之犬牙相制以捍王室居無事之時國邑茅社錯峙環列不失親親之恩假設不幸一國弄兵則糾合衆援環而攻之鮮不勝矣觀蕭行之起也下郢魯如摧枯定潯陽如沃雪梟所臨莫不褫潰東墉新壘以次歸降則以無所畏憚而已鄉使江夏不誅衡陽猶在河東之屬噍類或存則緩急之際豈無義勇奮發以身許國者乎精兵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姦而奮則蕭衍雖善兵齊猶未亡也又况梁武之興

雖曰仗義然本以復前世之仇而深私戶之耻耳則夫
明帝之猜慮果利乎果害乎昔宋欲去羣公子樂豫以
為不可晉大滅宗室叔向知公室之將卑蓋枝葉既落
則本根無所庇覆股肱既刈則胷臆不能獨存是以君
子知王族之重也有齊之亡非東昏之罪實明帝取之
爾

梁論

古之興王既定天下莫不創立典憲維持後世迨其末

塗子孫驕傲忘其先祖艱難然後殘命亡世殆其國家
蓋自三代以下皆然至躬創大業而昧於持守禍亂四
作親於其身者一梁武帝耳嗟夫武帝起襄陽褰裳奮
劍百戰以集天下勤亦至矣一朝南面而立號令四海
矜夸前功心侈意廣經畧注措顛倒謬戾凡季世昏主
之迹皆取而踐之則國之顛覆不俟異世宜也尋其棄
違嘉謀妖夢是踐弗戒洛口之奔弗監馮亭之禍而招
納河南之叛既已王之矣而攜貳於心衰其禮遇結好

齊國欲止而歸之彼非偶人能無憤怨於心乎已而封
豕長蛇突我黃屋又不能破以竒謀而羈以勝筭徒拱
手端坐以待覆滅低回紆鬱竟瘦死於臺城其幹畧安在
哉且武帝享御四十八載矣械用犀利宜倍於檀溪武旅
精彊宜加於金雞往以人臣弄兵以逆攻順而有濟今以
人君問罪以順討逆而無功往以一鎮之弱而取天下今
以天下之疆而不能平一鎮是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特
始勤終怠故耳且其平日信仗者朱异也而緩急非可用

平日依憑者柳仲禮也而將畧非所長異時耽味於內典而無益於攻戰之謀異時信向於桑門而難驅於兵刃之際則太清之禍其誰禦之鄉使移三蠹之寵以禮謀臣回同泰之費以給士卒沈約輩不以才誅劉顯等不以能黜則雖百侯景亦可談笑而臣之何至倉皇失圖而身以僂沒也其後簡文幽於永福元帝覆於江陵方智迫於陳氏三世皆不得其死祀亦不傳則以創業之不善耳噫創業以治猶懼其亂創業以亂則再傳而遂亡猶為幸也

陳論

兵無常機亦有成算審乎此者善用兵矣凡伐國之兵
利速戰速戰則主必摧凡却敵之兵利持久持久則客
必潰此在兵法必勝計也昔崔乾祐之攻潼關哥舒翰
曰賊遠來思亟戰王師必堅守不幸牽制於權臣遽與
之戰哥舒果敗僕固懷恩之寇奉天也郭尚父曰彼深
入思亟戰吾緩之當自攜貳于是堅壁待之尚父果勝
觀二子之事則陳隋之計可知矣開皇之伐陳也掃境

即戎兵五十萬是謂動衆八道並進浮江千里是謂深入勢如風霆飄忽振蕩所向輒下遂逼都境為隋計者固宜因利乘便而掃平之矣陳人誠能出輕銳之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閉關堅壘案甲養威為持久之計以挫之則江左之地庶幾保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蓋方是時資儲尚富義勇尚彊臺城堅完未易可破彼以孤軍深踐吾境相持既久勢必困敝饋餉之費能無乏絕乎精銳之氣能不沮傷乎根本隔遠能無內顧之憂乎

師老兵疲能無棄甲之念乎吾之鎮戍豈無入援之人
乎俟其引歸徐以奇兵邀擊歸路彼前不得闖退不得
還不敗何待嗟夫食肉滿朝而昏昧於良畫任忠司馬
消難皆進是謀矣惜乎棄不可棄之忠言聽不可聽之
謬算付文慶以經畧仗孔範以機要驟舉輕發爭鋒於
一日之間陣未及整而師已北矣使高祖艱難之業剪
馬傾墜壤地數千里入之長安為天下笑寧不痛哉嗚
呼以叔寶之愚畏懦退縮苛嬖淫昏介恃天塹以傲大

國則壓境之禍固有以召之矣一旦臨大利害方且効
兒女曹晝夜涕泣為墜井自全之計又烏足責望以經
國長筭哉然愚深恨當時之失謀在兵法可不敗故慷
慨而論之

論魏博

唐自天寶失御安史內侮挈兵轉戰歷世不解踰河以
北莽為盜區王化不沾魏博者積二百載訖唐亡不能
撫而有也竊觀舊史氏考核地形魏能蔽趙屏燕凡欲

加兵于燕趙道必假魏故魏于山東最重黎陽新鄉距
白馬盟津不數舍陴鄆一弛則指日而牧馬于鞏洛之
郊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又風渾俗厚人剽勇善戰土平
馬健便于馳敵地壘蔽薛山河錯互伸則勝蟠則固王
者不得不王賊得之則天下不安故不可淪失于異類
奈何不思控制乎魏博七州一失于僕固懷恩再失于
馬希倩三失于李懷光四失于馬燧五失于田布六失
于李聽由是傳襲六姓一縷一蹄不入府廡矣蓋自安

史首亂州縣殘折當時苟欲招懷反側湔洗註誤懷恩
意恐賊平則已權不重又亂布羽牙欲廣應援請裂河
北地付授叛將由是田承嗣得有魏博擅爵人私賦入
繕甲兵而駸駸不可制矣此廣德之失由僕固懷恩之
為也其後承嗣益桀諸路進討磁既降矣德既拔矣瀛
洺既下矣裴志清既附矣盧子期既執矣朝廷遣名將
濟師則承嗣固机上肉爾顧以中人勞軍貪婪冒沒慢
罵倨肆寶臣忿耻挾魏復叛于是兵不能制而與之更

始矣故大歷之失由馬希倩之為也田悅叛渙三節度
之師致討雙岡之捷俘虜畧盡于是引輕騎奔巢穴自
固魏將李長春牢關不納以僉官軍向使乘機疾驅前
軍扼猴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則魏已蹙矣顧逗撓不進
頓兵平邑經涉旬浹始薄城下使賊得以持久欺衆祝
髮誓軍合燕趙以為援而王師卒無功故建中之失由
馬燧之為也燕趙兵剽銳與神策相絕固非敵矣懷光
又疲曳遠來遽與滔武俊之師相抗會趙琳趙萬敵以

勁騎橫擊我師大敗決河灌注餉饋路絕由是秋夏相
持師不亟決四叛連衡壇坫僭擅故魏州之敗由李懷
光之為也鎮人既殺田興于是其子布將魏博之兵討
亂謀非不善也奈何布無應變之才而徒以忠謹自將
且不能以私讐激怒將士由是兵潰南宮而衆歸史憲
誠矣雖刺心以謝君父何有銖髮之補哉故長慶之失
由田布之為也滄景既平憲誠有齒寒之懼請納地效
順詔以李聽代之魏人傳嗣累世不樂天子約束久矣

時議請假道以討开志紹為聽計者其亦宜倍道兼行
乘未備而入境顧乃遷延館陶按軍不進謀洩計露于
是魏殺憲誠而帥何進滔矣已而城閉不入師遂驚潰
温造以魏亂職由于聽豈虛也哉嗚呼懷光懷恩叛臣
希倩閻尹固不足誅若燧輩皆一時以名將稱機會一
跌喪威稔寇甯參之墟訖唐亡不能取是可太息哉

論彰義

憲宗以元和九年秋討蔡至十有二年冬十一月然後

元濟就獨柳之誅嘗私怪憲宗以英銳之資而制一孺子據人上之勢而討一叛臣園天下之兵而搏蚍蜉蟻子之聚將李愬光顏之朋而與趙睦王仁清為敵當吳蜀江東澤潞易定魏博底平之後破竹迎刃之勢而致討于蕞爾之三州以礮投卵未足為易宜其咄嗟談笑之間摧滅破蕩顧乃涉四年而後定嘗竊遲之論者曰自希烈盜蔡而少誠踵之彌四十年民不知天子之恩澤習暴掠嗜搏鬪宛然有夷貊風又趙翼其北承宗為之

援齊隱其東師道為之謀內恃陂浸以為阻是以孥兵
累年官軍屢克其一縣底定若此艱難也嘗竊迹其事
政以當時廟堂有二失五敗而已討蔡之役未竟而堂
堂之師又出于鎮冀之郊于時李絳謂蔡鎮不可並取
韋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張宏靖謂戎事並興鮮克有
濟請俟淮西平乃治承宗而謀適不用方且命劉總興
武強之役諉却士美舉柏鄉之戰是以勢分力屈兵不
聖決其失一矣李逢吉險譎王涯暗沓非惟才識不足

屬大事且忌裴度有功陰圖沮止排抵中傷訛訛百緒
而帝不之察顧使與度併肩當國由是二子得與錢徽
蕭俛輩共為首鼠而屢有休師之請逮至十二年逢吉
始罷十三年涯始出不既晚耶其失二矣杜牧論兵謂
元和誅蔡天下乾耗四歲不能取由五敗不去也尋牧
之言誠中時病蓋當是時調兵諸道名為客軍每戰客
軍居前主人在後志羸力弱多致敗衄此董重質所深
恨也則牧以不蒐練為一敗信矣韓愈請四道置兵道

率三萬乘時逐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
吳武陵欲分三大將環賊而屯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
以三期紿賊皆指日破賊計也而議不出此是以師老
兵屈餉億不繼天子至出禁錢以贍軍程昇諷諸路輸
貨李鄜先諸道藉府皇甫鎛且因是得宰相則牧以不
責實料食為二敗信矣韓宏為都統以官齊王錡為耻
陳書自列校遽授司徒班諤上他時諸將告捷輒累日不
怡逗撓若此而受賞每與諸將埒雖裴度猶畏之至避

更張琴瑟之語則收以賞重為三敗信矣表滋去斥侯
與賊通好六月無功而止貶為刺史高霞寓輕悍寡
謀統制不善敗於鐵城而旋召為將軍嚴綬有磁丘之
劔令狐通有馬塘之敗而未聞斥責以勵將率則收以
輕罰為四敗信矣崔峻為監軍李議誠為制將謀畫不
同進退掣肘一曰為偃月一曰為魚麗三軍萬夫日翔
愴恍之間賊騎之來每致折北則收以不專任責成為
五敗信矣鄉使二失五敗無譏議之迹則緩不過歲月

無蔡州矣何至曠日持久而後勝相府有橫屍之禍陵
戟有燔毀之辱乎議者徒見德宗合十六道兵以討少
誠澱河廣利五樓之役相次而敗尺地一級無得焉未
幾怵韋臯之說聽賈耽之計而復其官封終其身不能
臣也憲宗由裴度而得李愬由愬而得王士良而得吳
秀琳由秀琳而得李祐遂定襲蔡之謀而赤叛者之族
遂以德宗為稔寇憲宗為成功殊不知憲宗特賢于德
宗耳兵法有役不再籍憲宗何預也

論鎮冀

憲宗再駕成德出入十年叛渙之臣訖不能羈致闕下
問罪之師方興含糊之詔已行偷安留毒縱虵豕而勿
之搏元和史策未嘗書某日克趙而司農賦入卒無鎮
冀之半菽焉論者皆以厭兵縱敵威令不振歸過章武
愚則以為羣臣謀筭乖失謗有所分矣丁未詔書赦承
宗而班師者謀失於白居易庚辰詔書赦承宗而受地
者謀失於田宏正初承宗拒命劫囚薛昌朝拒卻景忠

信於是詔削官秩遣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進討
時元和四年冬十月也雖吐突承璀非制將之才鄺定
進有喪師之悔然精兵剽師雲翔電合張茂昭有木刀
溝之勝劉濟有饒陽東鹿之捷高霞寓多獲鎧仗田季
安自辦餉億盧從史逗撓顧望陰相嘯結又已縛送京
師矣賊勢困蹙上書請罪譬釜魚喘息勢不支久朝廷
誠能遣名將督戰以代承璀則削平逋寇咳唾間爾居
易反謂不亟罷兵且有四害其說與李絳權德輿相表

裏於是五年秋七月詔罷兵而全以六郡付之矣嗚呼
居易風節挺正唐名臣也至此則不得無罪其後承宗
益桀謀援蔡兵燔河陽倉斷建陵戟殺丞相傷御史於
是詔絕其朝貢出河東義武盧龍魏博之師進討時元
和十年秋七月也時雖營屯離置主總不一然諸鎮銳
兵凱捷踵至燕人敗之於武彊魏人敗之於南宮郝士
美兵銳整最有功帝以為能辦我事於是殷侑招諭而
聽命柏耆脅說而承宗已破膽矣于時齊蔡既平而賊

無脣齒之援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朝廷誠能遣一乘之使緩頰鈞說使籍地自効不聽則舉兵勦滅之臨菑渤海之地可全有也宏正反因其請救而表于上欲劾三郡質二子而緩兵朝議不欲忤宏正而猥狗其請於是十三年四月詔罷兵而赦承宗矣嗚呼宏正去汙効順唐功臣也至此則不得無罪機會一跌百年不復承宗得完首領憲宗有失刑之議成德之地終唐不能有不於二子而誰責乎帝之討蔡也沮議百出錢

全唐文卷之二十一
卷七
徽蕭俛之徒交請罷兵惟韓愈謂持之不堅傷威損費
毅然致誅由是師出有功至成德之役則搖於浮議而
志不堅決所謂師老力憊而訖無成也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無他斷與不斷而已

論盧龍

豐爵秩以塞其僥覲之心峻繩檢以抑其豪銳之氣知
是說者知御將無事而蒐練則警急有備平居而撫養
則倉猝可使知是說者知制兵今夫載筆之士追咎長

慶之失皆曰崔植杜元穎不知御將蕭俛段文昌不知制兵由是燕薊之地已得而更失劉總挈八州効順懼部將潰亂先籍朱克融輩送京師欲朝廷割疆土處之使北方歆艷其寵不復甘亂當時柄廟筭者慮不經遠徒知五兩半通之命為可愛而不知慰其羈躓之心既又弛檻縶而縱豺虎由是克融披擲不可制實崔杜二子之為也穆宗初兩河無虞遽議偃革建請天下鎮兵歲俾十之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散嘯

聚為盜克融一日收用之朝廷募烏合充戰疲瑣不能
支敵遂失河朔實蕭段二子之為也愚以為不然蓋始
不用裴度而用張宏靖盧龍所以亡終不用裴度而視
賊不討盧龍所以不能復就使當時無御將處兵之失
碣石之野亦未必不亂何者張宏靖傲虐自肆燕人苦
之於是囚之薊門而挾衆為亂彼所欲逐者宏靖耳克
融雖不北還彼謂軍中不可一日無帥將不取豪健得
衆者擅立乎又况宏靖之囚也衆請朱洄為帥謝老疾

而後以其子克融領軍務使朝廷徇總之請而以鉅封
劇鎮付之克融則洄且自為之矣父子影會舉兵連衡
禍未必不更大也故愚以為崔植杜元穎之失未必能
致亂元和十五年正月俛文昌始當國明年七月克融
已叛銷兵之議甫一歲耳十分天下之鎮兵而不補其
一又始二歲失職者未甚夥也王廷湊同時友趙亦收
用之則克融所得又其半耳克融有畔渙之志雖無失
職之兵豈不嘯引凶黨用之乎李懷仙朱滔犯順亦豈

因朝廷所銷之兵耶又况克融拱手安坐坐享旄節朝廷未嘗致討而克融初不用兵也故愚以為蕭俛段文昌之失未必能致亂然則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由不用裴度爾劉總入朝請析八州為三道以弱燕薊之勢其策固善至請以宏靖盧士玫薛平分治之則用人固已踈矣奈何棄度不用又全以總地寵之宏靖之帥幽州也不能用俗制變遂致軍亂彼魏始降而度往宣慰也徧至屬部揚天子之恩澤魏人歡服使之代總必不肯

如宏靖朶削軍費取緡錢二十萬供私費矣蔡始平而
度往視也以蔡牙卒侍帳下使之代總必不肯如宏靖
肩輿障蓋與士卒殊勞逸矣度嘗建請私第見士延俊
英訪籌策必不肯委成參佐旬一決事罕見將吏矣度
之入蔡悉除元濟偶語饋遺之禁必不肯專以刑法根
治吏士矣總之降也誠能起度於河東而付之以宏靖
之重寄彼將卹乏弔災豐犒而勤卹之則盧龍何自叛
哉此策之失一也夫既不能用度而產患若此矣克融

拒劉悟使不得入旋以易定為寇於是時誠能梟合銳
師北首燕路而以授鉞之寄屬度則已失之燕談笑可
復觀夫克融之援廷湊也度移書開說遂請罷兵其執
楊文端也度畫二策即日聽命韋處厚曰使度位廊廟
則幽鎮自臣使二鎮還者皆曰裴度居東人情失望奈
何帝冲逸而弗知用也且在先帝時戮師道而平齊誅
元濟而平蔡承宗獻地程權入朝皆自度謀畫之致豈
獨幽州而無功乎此策之失二也穆宗席前世之烈不

馳一戈不亡一鏃而坐享全燕之地未及轉眄而復陷
於賊議者謂幽州幽陰慘毒其民剛彊厥田沃壤遠慕
田光荆卿之義近染思明祿山之風忘忠嗜亂殆非人
力所能為愚獨以為皆不用裴度之過

論澤潞

用兵有六要而敵之堅脆不論也抵排浮議則計不搖
要結外援則力不因師整而壯則有剽疾之功將專而
勇則無折北之慮孤其勢則我益強擣其虛則我滋實

六者兼備而敵已困於冥冥矣嘗觀會昌澤潞之役劉
禎有可誅之形武宗有決誅之志而丞相德裕有能誅
之功指縱授勝六要具舉茲所以堂堂潞子之邦訖不
淪于篡逆也迹夫劉悟死而從諫欲主留務寶厯之君
違李絳之計而狗王守澄之請于是舉五州而棄之已
而擅兵長子陰連訓注致論二蕭欲清君側迨至從諫
因崔士康而以符節自擅謝醫拒使檢商閤貸脅其君
而剽其民上憤下怨所謂可誅之形也武宗以內地叛

渙銳意征討使者不入則謫隸恭陵賊使遠來則杖死
京兆彼能緩茂卿之賞而不疑禽太原之兵而不赦李
悟乞降而不從崔碣請納而遠逐羣臣議罷兵者誓戮
之于境上茲所謂決誅之志也至于巨謀纖計算不失
一而六要具舉則又一出於德裕何謂抵排浮議則計
不搖始議用兵沮梗百緒或曰劉悟挈十二州還天子
當使遺育或曰從諫兵強食足未易可破廷臣皆嬖嬰
趣和并為一談獨德裕以羸縮勝負為兵家之常而慨

然以身任責故謝却陳夷讓易置李宗閔而賊已喪膽
矣何謂要結外援則力不困上黨之地前觸魏側肘趙
魏人馳勁騎不三四日兵交于漳水西矣趙人出堅甲
不五六月兵合于泚水東矣形利勢便封畧相錯也德
裕因勅李回諭旨使二鎮出兵于是王元逵次臨洛何
宏敬柵肥鄉左排右掖而賊無炊火焉何謂師整而壯
則有剽疾之功異時團諸道兵有所討伐尺布斗粟仰
給公上多遷延以耗供億甚者約賊令解守備得一屯

一縣則獻公要賞德裕因敕諸將直取州勿攻縣故邢
洺繼降而劉預氣索矣何謂將專而勇則無折北之慮
異時閤寺掌兵進退掣肘監軍取精剽士以自隨而
以疲瑣者脩行陣師小不利則卷旂自遁大兵輒隨以
北德裕請詔本道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凡事百人
取一為衛又王宰觀望而薄責由是石會以勝聞李產
佐逗留而遣代由是烏嶺以捷奏何謂孤其勢則我益
強李丕善長短術軍中雅疾之脫族自歸議者疑為賊

遣德裕建議討賊半載始有降者廩賜不厚何以勸餘
于是擢刺忻州而賊嫗慟泣未幾裴問以邢歸趙王釗
以洛款魏高玉魏元談輩以次降附而賊無與戰矣何
謂擣其虛則我滋實先是河朔諸將死即加吊祀申以
冊贈之使重以宣慰之人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
始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誓將逆子因得固巢穴
頑之叛德裕請乘其未備討之于是倉黃號慟而二十
六載之逋寇平矣或曰劉悟以此始則郭誼以此終殆

天道好還愚獨以為一出德裕之功也至賊平之後以郭誼釁斧而不赦畏諸將請地以宏正團結三州又見其謀畫之善詩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德裕有馬史臣謂武宗用一德裕遂成其功諒哉

外戚論

人君有天下而未知治亂得失之機胡不取前世之已事觀焉某事果利乎循而行之某事果害乎矯而變之庶幾可以遠禍亂基太平也今夫天子以一身而制天

下者以有權利也惟利可以役人惟權可以制人是以
不出殿陛而天下惟吾之聽苟不能慎惜名器而輕以
假人倒持太阿授人魁柄則晚節末路抱持虛器而威
勢下移矣又况外戚之倫少不知學狃富貴之居則志
易以僭挾禁掖之勢則權易以專其始盜天子之威福
為予奪以劫持天下天下既側目而畏之則還以恐喝
於上而邀望大利矣君人者奈何不加抑遠而使之立
朝乎西漢之業以外戚亡愚嘗惜成哀之君縱不能遠

取前世事以為規鑒胡不以祖宗之得失耳目未遠者
觀之乎始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既而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卒拜申屠嘉元帝以馮野王行能
第一欲用為御史大夫既而曰後世必謂我私後宮卒
用張譚是二帝者矯私徇公若此其蚤也過絕外戚之
亂若此其甚也繼其後者若之何不循而行乎異時呂
氏盜朝產祿肆亂不有太尉主兵而北軍助順則海內
危矣霍氏繼起禹山專制肆行非度陰有異謀非宣皇

帝毅然加兵則宗廟恐矣彼二氏者柄朝未幾而產害已若此繼其後者若之何不矯而變乎悲夫建始已後政柄旁落歸于王氏五侯羣弟更迭弄權威勢翕習青紫充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誅戮亡忌擊斷不請而當時之君瑣瑣碌碌曾不敢舉手開喙以預天下事自王章以直言誅劉向以正諫黜而忠謹之士卷舌矣杜欽谷永之朋方且逆望風旨揄揚贊頌而張禹孔光共為持祿計不肯吐忠實於上由是漢室彫弱不振至于賊

莽則大事去矣彼且文飾休符招致琛贐作為石匱大
誥之書以愚弄天下則漢欲不亡得乎噫自古天下敗
於外家者惟漢與周然隋文帝東平全齊而西破巴蜀
五王姦謀同日摘發則於宇文氏不為無功方之安漢
可異日談也

衛青論

衛青起於奴隸顯於戚里而終以閫外之功封侯裂土
延及襁褓三子同日受封而裨校皆得爵土雖曰知兵

勝敵然其德度亦自有以致之方是時武帝在上大臣少麗罪則誅戮隨之青獨能保身以沒可謂賢矣且天子之大柄二一曰爵賞二曰誅戮而青於此皆逡巡退避而不敢專此其所以能保身者嘗曰自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此不肯侵天子爵賞之柄也蘇建盡亡其軍周霸之屬皆請斬以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儻歸天子使

天子自裁之示不敢擅專誅於境外以風人臣不敢專
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行在此不敢侵人主之誅罰也以
此令終不亦宜乎

